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复活

上

[俄]托尔斯泰/著 邵扬/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复活

(上)

[俄]托尔斯泰 著

邵 勃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复 活(上)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复 活

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过对过去罪恶的忏悔而得以再生，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法庭上，充当陪审员的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面对昔日天真无邪曾被自己骗取了感情和肉体的卡秋莎（如今却是妓女、杀人嫌疑犯玛丝洛娃）的时候，良心发现了。他想方设法解救她，同时拯救自己肮脏的灵魂。

人欲横流的彼德堡只能让人窒息。

空气清新的西伯利亚净化了两个灵魂。监狱里，友情、爱情与现实的激烈冲突让两颗堕落的心在精神和道德上得到“复活”。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最杰出的代表，主要作品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自传三部曲》等。本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

Voskresenia

It is no better if only one could be back to life through one's confession of his past.

Prince Dmitrii Ivanovich Nekhliudov has abandoned the prostitute Ekaterina Maslova with their child as a young man. The novel begins when Maslova is called to court on charges of murdering a client. Maslova is wrongly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penal service in Siberia. Nekhliudov follows her convoy to Siberia and manages to obtain commutation of her sentence from hard labor with common criminals to exile with the "politicals". The novel affirmed Tolstoy's belief in the primacy of the individual conscience over the collective morality of the group.

Lev Tolstoy (1828—1910): an outstanding novelist of the realist school in Russia of the 19th century. Tolstoy's major works include *War and Peace*, *Voskresenia*, and *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第一部

一

尽管这块不大的土地聚居着好几十万人，而且已被这里的居住者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这些居住者把石头砸进地里，阻止任何植物的生长，尽管刚出土的小草被一概清除干净，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得漫天烟雾，尽管树木被伐光，鸟兽被赶尽，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城市，春天依然还是春天：和熙的阳光照耀着大地，青草死而复生，不但生长在林荫路的草地上，而且从石板的夹缝里往外钻，在一切没有被除根的地方生机勃勃地生长。桦树、杨树、稠李树都长出了发黏的清香树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正在绽开的新芽。

乌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了，开始欢快地搭起窝来。就连苍蝇都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在墙脚下嗡嗡嗡嗡地飞。植物也好，鸟雀也好，孩子们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的，生机盎然。只有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地欺骗着自己，也欺骗着别人，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迷人的春日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赐福人类所创造的、使万物趋向和谐互爱的美好人间，而是他们自己创造出的用以统治他人的种种手段。

因此，省监狱办公室里的文职官员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大自然的生灵们都在尽情享受的春色和欢乐，而是前一天接到的一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

公文上指明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务必把三名看押在监而且受过审讯的犯人，一男两女，送交法院审理。在那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遵照此指令，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监狱看守长走进了女监那昏暗而恶臭的长廊。一个女人也跟着他走进长廊，她面容疲惫，鬓发花白，身穿制服，袖口上镶着金黄色的丝缘，腰系一根蓝边带。这是女看守。

“您要提的是玛丝洛娃吧？”她跟值班的看守长一起走到长廊上一个牢门跟前，问道。

看守哐啷啷打开铁锁，拉开牢门，顿时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扑面而来。他吆喝道：

“玛丝洛娃，过堂去！”说完，他又带上牢门，等待着。

监狱院子里的空气就新鲜多了，那是从郊外的田野上吹过来的。但监狱走廊里却弥漫着饱含着伤寒菌的污浊空气，散发着粪便、煤焦油和霉烂物的令人作呕的气息，凡是进来的人都会感到郁闷和不快。女看守虽已习惯这种污浊空气，可刚从院子里一进来，仍旧会生出这样的感受。她一走走廊，就觉得疲惫无力，精神恹恹。

牢房里响起女人的说话声和光着脚板走路的忙乱的声音。

“喂，快点，玛丝洛娃，手脚麻利点！”看守长对着牢门嚷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个子不太高、胸脯较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走出牢门，她很敏捷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这个女

人内穿白上衣和白裙子，外套一件灰色长囚衣，脚穿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几绺髻曲的黑发随意地从头巾里滑落下来。如同所有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她的脸上显出一种特别惨白的颜色，犹如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宽的手以及从囚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都是这种颜色。她的眼睛有点浮肿，可是在苍白无光的脸色的衬托下，显得很黑很亮，生动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稍带有斜睨的意味。她挺起丰满的胸脯，将身子站得笔直。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直盯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一付悉听尊便的神情。看守长正想关上牢门，不料从牢门里探出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的苍白严厉的皱脸来。老太婆刚跟玛丝洛娃讲了几句，看守长就把牢门抵住老太婆的脑袋关上去，那个脑袋就缩了回去。女人们一阵哄笑在牢房里响起。

玛丝洛娃微微一笑，转过脸去瞧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老太婆在里面把脸凑近窗洞，沙哑着嗓子说：

“千万别说废话，咬定了别改口。”

“好歹有个结果，比现在糟不到哪去。”玛丝洛娃晃了晃头。

“结果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长官的架势煞有介事地说，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跟我来！”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洞里隐没了。

玛丝洛娃走在长廊中间，迈着很快的碎步跟在看守长身后朝前走。他们顺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去，经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男监的各个小窗口里都有眼睛紧盯着他们。最后他们来到办公室里，那儿已站着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坐在那儿的文书员把一份沾满烟味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列兵，指着玛丝洛娃说：

“这个女犯交给你了。”

那个红脸膛长有麻子的押解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他把公文掖在外翻的袖里，眼睛盯着那个女犯人，向他的同伴，一个高颧骨的楚瓦什人，笑嘻嘻地挤了一下眼睛。

这两个列兵押着女犯人走下台阶，向监狱出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两个列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来到砌石铺成的大街上。

街上的马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文官们纷纷停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人。有人摇摇头暗想：“瞧，不规规矩矩地做人，就会落到这般田地！”孩子们恐惧地盯着这个女强盗，但想到她被士兵押着，不能再干坏事了，便放下心来。一个刚卖完煤的乡下人，在茶馆里喝够了茶，这时候走到她身边，在自己胸口上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

女犯人涨红了脸，垂下了头，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

女犯人感到众人的目光都向她这边射过来，但并不扭转头，只是悄悄地斜起眼睛瞟了一下那些瞧着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目，使她暗暗高兴。这儿比监狱里清爽得多，带有春天般气息的空气，这使她高兴。不过由于她已好久没有这样走路了，此刻又穿着笨重的囚犯穿的棉鞋，所以她的脚走在石块上磨得很痛，她瞧着脚底下，尽量地想走得轻一些。女犯人走过一家门前有许多鸽子的面粉店，那些鸽子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摇摇摆摆，不受人打扰。

女犯人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灰鸽，它扑拉拉地飞了起来，掠过女犯人的耳畔，给她送来一阵清风。女犯人浅笑了一下，再想到自己的困境，不禁叹息了一声。

二

女犯人玛丝洛娃的身世很是平凡，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农奴的私生子。这女个农奴在乡下与饲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园里干杂活。

这个没有结过婚的女农奴每年都生一个孩子，而且照乡下的习惯，都给孩子受了洗，可是做母亲的却不给自己认为不受欢迎的、不需要的、妨碍工作的孩子喂奶，因此每个孩子很快就饿死了。已经有五个孩子如此死掉了。第六个孩子是她同一个过路的茨冈私通后生下来的，是个姑娘。她的命运本来也会和她那些兄姊一样，可是凑巧那天那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来到了牲口棚里，她是为训斥饲养牲畜的女工不该把奶油做得有牛骚气而来的。

当时产妇和她那个白胖可爱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那老姑娘骂奶油做得不好吃，又骂不该让产妇睡在牲口棚里，骂完正要走开，忽然看见那娃娃，觉得很招人喜欢，动了恻隐之情，就自愿做她的教母。她给女孩受了洗，又怜悯她的教女，常给做母亲的送点牛奶和钱。这样，女孩就活了下来。两个老姑娘从此叫她“救下来的娃娃”。

孩子的母亲在她三岁那年得病死了。饲养牲口的外婆嫌弃外孙女是个拖累，两个老姑娘就把女孩带在身边。这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女孩出落得活泼可爱，两个老姑娘就常常拿她解闷消遣。

老处女是姊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小姑娘受洗的就是她，姐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比较苛刻。妹妹替小姑娘打扮，教她念书，准备收她做养女。姐姐却坚持要

把她训练成一个得力的使女，所以对她很挑剔，倘若心绪不佳就处罚她，甚至打她。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小姑娘长大成人后，就成了半是使女，半是养女。连她的名字也不高不低：卡秋莎，既非卡吉卡，也非卡坚卡。她缝缝补补，收拾房间，擦洗圣像，烤肉，磨碎咖啡豆，煮咖啡，洗零碎东西，间或陪两个老处女坐着，为她们朗诵书籍。

有人来向她提亲，但是她一个也不应承，她认为嫁给卖力气干活的人，与他们一起生活未免太清苦，她已经习惯在地主家里过舒适的日子了。

她就这样生活到十六岁，在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里。卡秋莎暗恋上了他，却不敢向他表白，甚至连自己也不敢承认产生了爱情。又过了两年，这位侄少爷奔赴战场，途经姑妈家，顺便呆了四天。临行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动身时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他走了五个月后，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变得情绪焦躁，一味想着怎样避免即将降临的耻辱。

她服侍老处女不仅不热心，敷衍了事，而且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了，竟忽然发起脾气来。她冒犯老处女，说了不少顶撞的话，事后又后悔，就要求辞掉工作。

两个老处女对她也很不满意，就答应了她的要求。她从她们那里被辞退后，就去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家里当使女，可在那儿仅呆了三个月又因无礼而被辞退。因为那局长虽然五十岁了，却总想调戏她。有一回逼得特别紧，她心中冒火，骂他“混帐”和“老鬼”，拼命推他，竟把他推倒在地。在这次被解雇后不久她就

要分娩了，无法再找工作。于是她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那人是接生婆，兼做酒生意。她分娩顺利，可是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后，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

生下来的男婴只好被送去育婴堂。但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搬进接生婆家里时，身上带有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公爵少爷送的。等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身上只剩下六个卢布。她不懂得俭省，而是很能花钱，待人又糊涂，总是给别人钱。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点钱，把婴儿送到育婴堂又花了她二十五卢布。另外，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买奶牛。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卡秋莎自己买衣服、送礼，就零零碎碎地花掉了。等卡秋莎身体复元，她已身无分文，非得找份工作不可。于是她到林务官家去干活。林务官虽有老婆，但跟警察局长一个模样，从第一天起就紧缠着卡秋莎。卡秋莎讨厌他，极力躲避他。但他比卡秋莎有心计，因为他是东家，可以任意支使她，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强行占有了她。林务官的老婆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瞅见丈夫单独同卡秋莎呆在一个房间里，就张牙舞爪地打她。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个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给撵出来了，连工钱都没给。后来卡秋莎来到城里，在姨妈家住下。

姨父是名装订工人，原本生活还不错，如今因没有主顾，就酗起酒来，变卖了所有能够到手的東西。

姨母开一家很小的洗衣店，以此养活儿女，供奉失意、穷困的丈夫。姨母让玛丝洛娃在她的作坊里做事。可是玛丝洛娃见到姨母那里洗衣女工所过的艰苦生活，就犹豫不定，自己跑到佣工

介绍所去找女佣的工作。她找到了一户只有一个太太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的人家。可惜她做工仅一个星期，年纪较大而且生了唇髭的中学六年级学生就丢下功课，对玛丝洛娃纠缠不清，不让她安分。他的母亲将此归罪于玛丝洛娃，她再次被辞退。此后她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是有一次玛丝洛娃到佣工介绍所去，恰巧在那儿碰见一位手上戴着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着镯子的太太。那个太太知道玛丝洛娃的状况以后，留下地址，约她去找她。玛丝洛娃就到她家里去了。太太热情地款待她，请她吃馅饼和甜葡萄酒，并吩咐她的使女送一封信到某处。傍晚时分，一个留有长长的白发和长长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里。这个老人一进屋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笑嘻嘻地端详她，逗她说笑。女主人把他叫进另一个房间里，玛丝洛娃只听见女主人说：“刚刚从乡下来的雏儿。”后来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跟她说这人是作家，有许多钱，只要她如他的意，他就肯花大钱。她果然遂了作家的意，他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许诺以后常来见她。那笔钱很快就花光了，一部分付清她在姨母家的费用，一部分添置了新的衣服、帽子和丝带。

过了几天，作家派人来请她去，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让她搬到一个私人的寓所去住。

玛丝洛娃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住着，却爱上了同院居住的一个快乐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事告诉了作家，然后与店员搬到一个更小的私人寓所里去住。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同她结婚，后来竟不辞而别，去了下城，明显是把她抛弃了。这样，玛丝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她本想独身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人家不答应。派出所长对她说，她要领到黄色执照，并且接受医生检查

后，才能继续居住下去。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见她穿戴着时兴的衣裙、披肩和帽子，就恭敬有礼地接待了她，再也不敢要她做洗衣工，以为她现在的身价高了。对玛丝洛娃来说，她根本不会去做洗衣工。她瞧着前面几个屋子里的洗衣工，对她们怀怜悯的心情。她们脸色憔悴，胳膊干瘪，有的人已患上痼病，像苦役一样生活。房间里不论冬夏，一直敞着窗子，女工们就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蒸汽里漂洗熨平衣服。

她一想到自己也可能做这种苦工，就不禁心惊肉跳。

就是在这时候，在玛丝洛娃孤苦无依、衣食不保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鸨婆找上了门。

玛丝洛娃早就吸上纸烟了，在她跟那个快乐的店员相好的后期，以及遭他遗弃以后，她就越来越喜爱喝酒了。她之所以酷爱喝酒，并非仅仅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主要的是因为喝酒可以使她忘却她经受过的悲惨遭遇，使她能暂时地纵情欢笑，维持她的尊严。倘若不喝酒，这种精神状态是没法维持的。不喝酒时，她就消沉而羞愧。

鸨母款待了她的姨妈，预谋把玛丝洛娃灌醉，要她到城里一家上等妓院去做妓女，又向她列举干这个买卖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屈辱地当女仆，这必然逃避不了男人的纠缠，不得不同人临时或秘密通奸；要么取得生活有所保障而又合法安定的地位，就是进行法律所允许的公开的而且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用这种生活来报复诱奸她的公爵少爷、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条件让她动心，使她最后下定决心，那就是鸨母答应她，她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可以做什么样的衣服，丝绒的、法伊缟的、绸缎的衣

裙和袒胸露臂的舞衫，任凭去订做。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亮黄的绸缎衣裙，镶着黑丝绒的花边，露出丰满的胸脯的情形，再也经不住诱惑，就把身份证交给了鸨母。当夜，鸨母雇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里。

从此以后，她过着违背上帝对人类道德的诫命的“犯罪”生活。

这是千千万万妇女过着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但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得到了它的奖励。这种生活以这类妇女当中十分之九的人以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夭折作为结局。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早晨和白天却昏沉沉地大睡不醒。下午两三点钟左右，她们才疲乏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喝碳酸矿泉水解酒，喝咖啡提神，只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懒洋洋地走动，或者隔着窗帘朝外望，无聊地相互对骂几句。然后洗漱，抹油，往身上和头发上喷香水，试衣服，为服饰与鸨母争吵，仔细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描眉，吃油腻的甜食，然后穿上袒胸露背的鲜艳绸衫，走进陈设奢华、灯光辉煌的大厅。客人陆续到来，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同男人们调情通奸。客人应有尽有，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几乎还是孩子的，有已有花白胡子的；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的，有穷的；有健康的，有虚弱的；有酩酊大醉的，有头脑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界的，有文职的；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而言之，不分阶层、年龄、性格。叫嚷声夹杂着调笑声，打架声混合着奏乐声，吸烟喝酒，喝酒吸烟，从黄昏到天明，音乐声片刻不

停。直到早晨她们才得以空下来，疲乏地倒头昏睡。

天天如此，个个星期这样。一到周末，她们乘车到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坐着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有时表现出严肃认真的态度，有时是轻薄调笑的态度，泯灭了上帝赋予人类、甚至禽兽的一种防止犯罪的羞耻心，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批准她们可以和同谋者继续进行同上星期一样的罪行。下一个星期又是这样。不分冬夏，没有假期，天天如此。

玛丝洛娃过了七年这样的生活。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回医院。在她妓院生涯的第七年，也就是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那时她才二十六岁，不料出了一个乱子，使她下了监狱。

玛丝洛娃在监狱里与杀人犯和盗贼们一起生活了六个月以后，现在被押送至法院去受审。

三

玛丝洛娃跟随押解兵走了很长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在她即将到达地方法院那所大厦的时候，她养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当年诱奸过她的那个男人，正舒适地躺在一架高大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羽绒褥垫，被单已经揉皱。他身穿干净的、胸前皱褶熨得很平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着领口，吸着纸烟。他正呆望着前面发愣，考虑着今天要做的事和昨天发生过的事。

昨天他在家财万贯、门第显赫的科尔卡金家呆了一个晚上。大家猜想他会跟他们家的小姐结婚。他想起这些事，不禁叹口气，丢掉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烟，忽然又改变主意，从床上耷拉下两条光滑的白腿，用脚钩到拖鞋。他拿起一件绸缎晨衣往丰硕的肩膀上一披，迈着沉沉的步子，快步走到卧室旁的盥洗室里。那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刺鼻的香气。他在那里用特等牙粉刷他那些补过多处的牙齿，用喷香的漱口水漱口。然后擦洗身子，再用各种样式，用途不同的毛巾擦干。他先拿香皂洗净手，再用刷子仔细地刷净长指甲，在大理石的洗脸盆里洗了脸和肥胖的脖子，然后走进卧室旁的第三个房间里，那里已有人为他准备好了淋浴所需的一切。

在那儿他用凉水冲洗发达的肌肉、脂肪丰厚的白净身体，然后用松软的毛巾擦干，穿上洁净的、熨平了的衬衣衬裤和一双亮得像镜子似的皮鞋，再在梳妆台前坐下，用两把梳子理顺卷曲的小黑胡子和头顶前半部已渐渐稀疏的鬈发。